

1207



马鞍山文史资料选辑

第一辑

政协马鞍山市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

编

H7240/22

文 史 资 料 选 编

第 一 辑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安徽省
马鞍山市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



安徽省人民政府出版事业管理局
非出印字第62号
定 价 0.40 元
(内 部 发 行)

出 版 说 明

一、文史资料研究工作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一个组成部分，是政协的一项重要工作。我市的文史资料研究工作是在八〇年二届政协恢复以后开始的，两年以来已取得了一定的成绩。根据新兴工业城市的特点与政协增加老干部的特点和民主党派、爱国人士统一战线的特点征集的资料，我们进行整理、编辑，先出版第一辑。今后将继续征集出版。

二、本辑的内容以马鞍山市的过去为主。有马鞍山市成立前后的一些资料，日伪时期、国民党统治时期及解放初期的一些资料。此外，还收有马鞍山的名胜、地理、建制沿革、土特产等资料，革命烈士的有关资料，以及一些图片。

三、出版文史资料的目的是为了给读者提供一些历史参考资料，同时也可作为对群众特别是对广大青少年进行爱国主义和社会主义教育的乡土教材。

四、本辑所收史料大都系作者本人所亲历、亲见、亲闻，或依据历史资料的追记，经过初步核实，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由于作者处于各自的角度，以及历史条件的限制，其史料可能不尽详实，观点可能不尽正确，仅供内部参考。

五、我们对于编辑工作缺乏经验，此次出版时间亦较仓促，故错漏之处在所难免，敬请广大读者批评指正。

——编 者——

一九八三年三月

目 录

接管马鞍山的回忆	彭宇贤	(1)
发扬建国初期的创业精神	崔剑晓	(19)
马鞍山市成立的前前后后	陈礼宽	(28)
从日伪统治末期谈马鞍山的变化 来绍源 (32)		
马钢一铁厂的前身		
——日本制铁株式会社马鞍山制铁场	邓绍康	(46)
“制铁场”的罢工斗争种种	邓绍康	(59)
向山硫铁矿的罢工斗争	吕亦平	(67)
裕繁公司的始末	夏孝富	(81)
漫话姑山矿	杨 泉	(85)
如此“镇妖碑”	陈文举	(89)
刘一鸿烈士简介 刘庆云 (94)		
一鸿哥哥永远活在我们心中	刘铭五	(98)
在爸爸牺牲后的日子里	刘恭祖	(106)
马鞍山的名胜古迹 杨培干 (118)		
青山太白墓	易 梦	(137)
龙山史话	杨 泉	(142)
马鞍山的地理	杨培干	(145)
采石矶茶干	刘庆云	(151)
小黄洲的变迁	付台常	(158)

接管马鞍山的回忆

彭守贤

一九四九年春，辽沈、平津、淮海、三大战役胜利之后，国民党军队的主力已被消灭，严重的战争时期已经过去。二月八日毛泽东同志在为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写的复第二野战军和第三野战军的电报中指出：军队干部应当全体学会接收城市和管理城市。并指出：我们现在正在准备五万三千个干部随军南下，但是这个数目很小。占领八九个省、占领几十个大城市所需要的工作干部，数量极大，这主要依靠军队本身自己解决。为贯彻落实这一决策及时接管，做好新解放区的各项工作，从山东等老解放区抽调了大批干部随军南下。我当时被编入金陵支队。支队下设财经、行政、司法、农业等大队。凡财经大队的成员都是准备在南京解放后参加工业经济方面的接管工作。我们从山东出发，日夜兼程于四九年三月上旬到达合肥。通过一个多月的整训，在渡江前夕于四月中旬向南京进发。因为白天有蒋军的飞机骚扰，所以都是夜间行军。四九年四月二十二日，即南京解放的前一天，我们赶到浦口，待命渡江进城。

一、进驻马鞍山，实行军事管制

一九四九年四月二十三日，国民党反动派的统治中心——

南京宣告解放了。我们和入城部队一起浩浩荡荡地开进南京城。进城后，我们驻在南京山西路原国民党政府“资源委员会”办公处休整待命。领导上布置我们认真学习南京市军事管制委员会制定的《入城守则》，主要内容我记得有，不准坐黄包车，不准收礼受贿，不准自由外出，不得随便进入公私营娱乐场所。还规定了购票乘车、购物付款，不拿群众一针一线等项纪律。因我们大多数同志是来自农村，还相应地学习了一些城市生活常识，以适应新的需要。在这期间使我印象最深的是：入城后的第三天，我们在国民党的中央大礼堂召开了有入城部队指战员、南下干部、地下党员参加的会师大会。刘伯承、邓小平、宋任穷、万里、曾山等首长都到会接见我们并讲了话。指示我们要团结一致，相互配合，正确执行各项政策命令，共同做好军事接管工作。

根据南京市军事管制委员会的命令，任命毛更魁同志为华中矿务局军事代表，王耀堂、宋养功、上官嵩华、李崇武四同志为助理代表，我和于世哲、费忠、王世福、仇玉珂、夏超、葛玉琳、王金成、陈智祥（地下党员）、宋建勋、杭福根等同志为军事联络员组成军事管制组。我们的任务是以马鞍山为中心，指挥接管国民党政府资源委员会的华中矿务局，及矿务局所属各厂矿企业，重点是马鞍山分矿这一摊子。（因受我党政策的感召，国民党资源委员会及其所属厂矿没有随蒋去台，而是留下护厂迎接解放军）四月廿八日，我们二十余人，全付武装，分乘两辆“万国”汽车，于当日下午四点多钟到达马鞍山，原国民党华中矿务局局长于瑞年也与我们同车到达。下车后受到未被遣散的工作人员（大都是受我党政策的感召，没有随蒋去台，留在这里迎接解放的）以及护矿的工人和群众的热

烈欢迎。他们递茶、送水，鸣放鞭炮，亲切接待，把我们带领到马矿内（当时唯一的一座小楼）职员食堂的餐厅休息。于瑞年简要地介绍了有关情况后，便开晚饭了。那一餐他们原意是招待我们的，但是饭后我们坚持按规定付给了伙食费，第二天我们便单独立灶起伙。当时我们是供给制，生活比较艰苦，留用的旧职员仍是十人一桌，大盘鱼肉，但我们不揩他们的油，不沾他们的光，既不眼红，也不急于干涉，连一支烟也不抽他们的，大家很乐于抽自己带的“喇叭筒”（指自己卷的烟）。次日于瑞年相继召集了各课负责人，分别向我们汇报情况，接着我们召开了全体员工大会。由毛更魁同志宣读南京市军事管制委员会接管华中矿务局的命令；宣读了由毛泽东主席，朱德总司令签署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布告》；宣讲了人民政府对于在官僚资本企业中供职人员在接管前均须照旧供职，并负责保护资财、机器、图表、帐册、档案等，听候清点和接管，保护有功者奖，怠工破坏者罚，以及准许量才录用，不使流离失所等。讲清了具体政策界限，驳斥了一些谣言。同时责令反动党、团骨干分子限期到指定地点登记和交出武器。

我们军管组成员，本着“接管、清点、安定民心”的方针，分赴华中矿务局及所属各保管所，以及马鞍山分矿所属各课和矿场，一面清点造册，办理交接手续；一面做基本群众的思想工作。当时，上官嵩华、宋建勋驻向山矿场，李崇武驻皖南发电厂（今马鞍山电厂），我去南京负责接管华中矿务局总部（设在水晶台）于世哲去自备发电厂，陈智祥去铜官山，仇玉珂去桃冲，其余在马矿本部分管总务、行政、保卫、工会、学校、医院等方面的工作。

六月初，南京市总工会选派工人出身，做过地下党工作的

干部周家忽、陆克刚、宋培根三同志来马鞍山加强工会方面的工作。十月份又增派党员倪恒忠、滕学仁、孙国庆等同志来马加强地方工作。

华中矿务局的前身是华中矿业公司，它成立于一九三八年，是日本帝国主义为掠夺我国矿产资源，开采我苏、浙、皖各省铁矿、硫铁矿、铜、锰、萤石等矿的上层机构。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党经济部派于瑞年、袁子英等人接管，于一九四六年成立华中矿务局筹备处，筹划复工事宜。这一期间仅马鞍山硫铁矿一处经过九个月的整理开始生产，其余各处只是派员保管。因硫铁矿复工复产，筹备处便改为矿务局了，于、袁分任正、付局长，辖马鞍山分矿及栖霞山、凤凰山、铜官山、桃冲矿四个保管所。（见附表一）马鞍山分矿下设有：总务课、储运课、会计课、向山矿场、矿业警卫队，矿长是于瑞年的妹夫芦焕云，我们来接管的时候只有张亢宗、丁明达、徐春舫、陆申甫四个代理矿长，有管理人员24人，技术人员19人，常雇工、警、技工77人，公役普通工人41人，矿警98人，计二百五十九人，当时华中矿务局总部也只有70人，加上四个保管所计有419人（见附表二）。接管后我们全部留用了这些人员（见附表三），并且对他们实行两不变的政策，即职务不变，工资待遇不变，局长仍是局长，工程师仍是工程师，其中包括野岛初男、荻田、谷山^等三名日籍工程师，甚至连他们当时的伙食费由矿上给予补贴的老规定也没有改动，不折不扣地执行了我党和人民政府对留用人员的各项政策规定。当时有个别同志对此持有看法，现在看来那样做是非常正确的。

马鞍山分矿的警卫队，是一支持有三百多支长短枪的常备武装。四月二十三日我军某营横渡长江天堑首先到达马鞍山

时，即解除了这支武装，收缴了全部枪支弹药，出了安民告示，召开了群众大会，宣讲了共产党的政策，并深入到卜塘山区剿匪，为我们的接管工作扫清了障碍，创造了条件。为了警惕暗藏反革命分子的破坏，我们仍旧日夜持枪放哨，加强戒备，没有发生什么骚动。

二、整治社会秩序 建立人民政权

马鞍山分矿的所在地——金家庄，是隶属当涂县慈湖乡金钟保的一个小村庄。仅有一条沿马向小铁道两旁由草棚搭联而成的小街不过八十米长。庄上有居民九十多户，均系小摊小铺及肩挑小贩。唯有马矿内有十几栋日本人遗留下来的职工宿舍是砖瓦结构，其余大都是低矮的茅草棚。庄前庄后杂草丛生，田园荒芜，道路泥泞，污水横流，工厂关闭，矿山停开，工人失业，生计无路。村人衣衫褴褛一片破败凄凉的景象。这里虽然范围不大，人口不多，政治上却比较复杂，阶级敌人利用各种手段进行煽动和破坏。

一是反动谣言多。什么“共产党呆不长，老头子（指蒋介石）很快就要回来”，又是什么“共产党有闻香队，挨门挨户闻到你家有香味就连锅端走”等等。十月一日以后还有反动谣言说什么“国民党是太阳（指青天白日旗），共产党是星星，太阳出来，星星就看不见了”。复工不久，我们召开庆祝大会，用小火车把向山采场的工人们接到马鞍山来，有些人却听信谣言不敢来，说什么“开会是假的，到了马鞍山一车就把你们装到前方去了”种种谣言，扰得人心慌慌。

二是散兵游勇无正当职业者多。这里因为有矿开，有工做，是人们谋生糊口、逃荒要饭的落脚点，闯江湖，做买卖的

小商贩也把这里当作挣钱的地方。解放前这里流行一首歌谣：“江南好挣钱，一去二三年，要想回家转，没有盘缠钱”。国民党军队的“化学班”、“军官队”、“伤兵医院”以及据守江防的炮兵团，陆军某团等都在这里住过很长时间，这些部队在撤离和被我人民解放军击溃之后，有些人逃窜回来，散居周围，恶习不改的便结伙盗窃工厂矿山器材，甚至拦路抢劫，严重扰乱社会治安。

三是反动党团、道会骨干分子多。这里离国民党反动统治中心南京较近，反动派对这一带控制较严。解放前夕马鞍山矿区以金家庄为中心的反动组织有“国民党当涂县第31区党部”、“三青团区分部”、“当涂县国民党部马鞍山区党部防谍小组”、“国防部当涂县慈湖乡金钟保青年工作队”、“首都卫戍司令部当涂青年工作队马鞍山分队”以及“交警局皖南直属总队驻马鞍山护厂办事处”等反革命敌特组织。五〇年六月，美帝国主义发动侵朝战争之后，他们到处搜罗爪牙，组织反革命武装，进行所谓“大陆游击”，伺机蠢动，妄图破坏工矿生产，造成社会秩序混乱。五〇年全年共发生匪特破坏我厂矿案件达三十八起。加之解放初期还有敌机连续轰炸骚扰，闹得乌烟瘴气，给我们迅速整治社会秩序，安定民心，组织筹划复工复产，都造成很大困难。

在南京市军事管制委员会的领导下，我们与当涂县人民政府密切配合，紧紧地团结和依靠广大群众，积极开展工作，从而顺利地打开了局面。

接管后的第一件事是建立党的支部委员会，加强对全盘工作的领导。由毛更甦、宋养功同志分任正付书记，党员共有十七人。到了四九年八月，毛更甦、宋养功两同志随西南服务团

参加了解放大西南的战斗，军事代表改任王耀堂同志，后又增派杨植夫为助理代表，由王耀堂、倪恒忠分任正付书记。随着形势的发展，职工人数亦不断增加，一些优秀分子相继参加了党组织，至五一年党员达到69人，成立了党的总支委员会。由王耀堂、倪恒忠、周家忽、熊觉天、范湘莲五同志组成。王耀堂、倪恒忠分任正付书记。总支委员会下设两个支部委员会。为了加强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工作，四九年十月成立了马矿团小组，有团员9人，这是马鞍山第一个团组织。五〇年即成立了新民主主义青年团支部委员会，夏超同志任团支部书记。

五一年上半年经民主选举产生了马矿的工会组织，由周家忽同志负责。一九五二年下半年正式成立矿区工会由程炳森、周家忽分任正、付主席，并在搬运工人和临时工中组织了金家庄分会。工会工作当时相当活跃，发挥了很大作用，诸如工人学习，发放救济，安排就业，以及开展文化娱乐活动等。并由工人中的骨干分子组织起工人纠察队，夜间值班巡逻，紧密配合我驻马部队和马矿警卫连维护社会治安，保卫厂矿安全生产。

第二件事是广泛开展宣传教育活动，我们深入到一些工人、贫民家庭访问，通过拉家常叙乡情宣讲我党的政策和通俗的革命道理，很快地解除了他们思想上的很多疑问和顾虑，同时还尽力帮助他们解决生活上的一些困难。有的人家揭不开锅，我们就给他送一些大米去。通过访贫问苦以及召开座谈会、诉苦会、联欢会等，我们很快就赢得了群众，在群众中站住了脚，迅速培养起象姚荣福、王友松、杨恒清等一大批积极分子，群众对我们是由回避到亲近，由怀疑变信任，有点什么事情或某处发生什么情况，群众都及时地告知我们，象宣运文家属等经常主动热情地为我们洗衣被，彼此相处很融洽，对于

一些染有不良行为的人，我们不是歧视，而是耐心地说服教育。例如我们在向山曾抓到个一贯游手好闲，以偷大铁为生，名叫王大肚子的人，通过几次耐心的说服教育，并帮助他安排工作，使他成为一个老老实实的工人。这一事例，使我们在群众中留下了良好的反映。

第三件事是发动群众，彻底粉碎反革命残余势力。国民党反动派逃窜前，曾有计划地在各地潜伏下了一大批特务、间谍分子，马鞍山矿区也不例外。我们虽然对反动党团骨干分子进行了登记，对流散的蒋军官兵进行了登记收容，但还有暗藏的反革命分子在进行各种破坏活动，必须坚决镇压。一九五〇年镇压反革命的群众运动大张旗鼓地在全国展开。一九五一年春在南京市委和当涂县委的直接领导下，向残存在地方和矿区内的反革命势力展开了全面攻势。一面宣传我党的镇反政策是本着“宽大与镇压相结合”的精神；即“首恶者必办，胁从者不问，立功者受奖”的政策，敦促一切反革命分子及早坦白自首，到我政权公安机关登记认罪，争取宽大处理，另一方面大力组织调查、侦察，同时发动人民群众积极进行检举揭发。运动开始由南京市公安局先将罪大恶极的人组织集训，学习党的政策，交待自己的问题，然后根据群众的揭发进行查证核实处理，对罪大恶极不杀不足以平民愤的反革命分子坚决镇压。五一年四月十七日这天，马矿内就逮捕了十几名反革命分子，并通过召开诉苦会、公判会、斗争会，以及举办反革命分子罪证展览等形式，从而激发了群众的阶级觉悟。当涂县为了配合运动，还将马鞍山地区罪大恶极的地主恶霸张大财、蔡老五等五人，押来马鞍山召开有四千多人参加的公审大会。记得会场两侧写着：“人民救星共产党，民主堡垒解放军”的大字条幅，

一些苦主愤怒地控诉了地主恶霸的滔天罪行，会场上群情激昂，当场镇压了这五个罪大恶极的反革命分子，使民气大伸，敌焰大降。

一九五二年二月，在马鞍山矿区内又开展了反对封建霸头的斗争，依法逮捕了封建把头张××等，使工人群众在政治上得到进一步翻身解放。同时在厂矿内建立起一支防奸、防特的群众组织，建立健全了群众性的治保组织，极大地提高了群众的阶级斗争观念，激发了生产热情。在镇反初期我们依据查证的材料，逮捕了反革命分子李××，当时向山矿场的一名工会干部，因是李××的老朋友，他从自己直观的表面印象出发，认为是捕错了，要以全家的性命来担保，军代表找其谈话做工作，他还是想不通。一段时间以后，南京市公安局把李××与隐藏在工人中的特务“中队长”韩××等四人押回马鞍山召开群众大会，一面让李犯等在会上交待自己参加反革命组织的经历和进行反革命破坏活动的罪行，一面将他们的罪证（委任状、组织名单等）展出公布于众，使群众进一步认清了反革命分子的狰狞面目，受到了活生生的阶级斗争的教育。

随着形势的不断发展，矿区人口逐渐增多，四九年十月成立了金钟、矿工两个村，到一九五二年全矿区人口已增达一千余人。这时我们主动与当涂县人民政府联系，协助当涂县政府于一九五一年三月成立了金泉乡人民政府，并由我们军管组的成员葛玉琳同志任乡长，这是马鞍山矿区第一届乡人民政府。

三、复工生产，发展经济

迅速复工生产发展经济是我们军事接管后面临的一项十

分紧迫的任务。也是关系到实现全国范围内的财政经济工作的根本好转的大问题，如果这个任务不解决，我们就不能摆脱经济方面的困难。按照“全面复工，局部生产”的方针，我们积极筹划各项复工事宜，诸如召回被遣散的工程技术人员、管理人员、工人，以及彻底废除旧时的包工剥削制度，调整劳动组合，从其它保管所调运机器设备等。动员全体职工，力争早日恢复生产，早一点摆脱经济方面的困难，早一天打开新的局面。

当时马鞍山分矿所属的向山矿场（今向山硫铁矿）是整个华中矿务局唯一的在日寇投降后曾一度复工复产的一个矿场，这个矿年产只有7—8万吨，采矿设备十分简陋，井口只有50马力、30马力卷扬机各一部，7.5马力的鼓风机两台和一台75马力空气压缩机，坑内大小水泵一共只有六台，并被严重损坏。矿务局所属其它各矿名曰设立保管所，实则许多设备、器材已被拆卖殆尽。工人、技术人员亦大部被遣散，如马鞍山分矿工务课下设的机械厂（现马钢机修厂前身）当时只留下三名工人。炼铁、采矿等残缺不全的机电动力设备长期失修已破烂不堪，日本人遗留下来的十座10吨小炼铁炉，仅是破烂的空炉壳。据说：鼓风机等设备被运往香港做了黄金的交易品。加之国民党军队在败退前曾把高炉上的耐火砖，机车上的钢板，铁路线上的钢轨、枕木等用于建造江防工事的碉堡，这里已成为百孔千疮的烂摊子。要在短期内恢复生产确是困难重重，特别是没有资金，工人、职员的生计都很难解决。虽然当时还存有几万吨硫化铁矿，但因刚刚解放，冶炼硫铁矿的南京永利铔等厂尚未复工，因此产品无销路。为了扭转这种局面，我们在南京军管会的指导下，一面发动群众积极筹备恢复硫铁矿生产，一面

派员查找遣散后流落在附近农村和外地的工人、技术人员，并发函召回。半个多月后，筹备工作基本就绪，于六月一日宣布正式复工复产。接着为庆祝顺利复工召开了大会，由毛更魁同志主持，南京市军管会张霖之同志特地到会讲话，热烈祝贺胜利复工，亲切鼓励大家团结一条心，努力发展生产，把马鞍山建成鞍钢那样。

在复工复产的过程中，我们同全体职工一起克服了一个又一个困难。

首先是资金短缺，上级只给我们拨一万二千元或一万五千元贷款，这笔钱只够给职工发一个月的工资。我们把困难交给群众，向工人群众讲清楚，要么就关门散伙，要么就先糊住口干起来，用骑着马找马的方法解决问题，因此每人只发给三十元（华中券），先解决吃饭问题，行政开支更是少得可怜。记得当时需要二百元修理“福特”小吉普车都舍不得花。生产虽恢复起来了，但我们产品的销路，当时仅南京永利铦厂（现南化公司）一家，由于他们也是靠贷款复工的，经济也十分困难，要等他们的产品销售之后才能逐步付款给我们，这又增加了我们的困难。面对这个问题我们与技术人员、管理人员一起想办法找门路，经多方联系与上海祥茂肥皂厂达成交易，我们把硫铁矿供给它换回硫酸，再把硫酸装进空油桶（这是技术人员根据当时情况想出的办法）运到南京，再用火车皮运到天津出售，这样往返倒了几次，加之永利铦厂经济也活了些，我们的资金才活了一些。在资金十分困难的时期，为了不让工人们饿着肚子上班，我们派汽车和小轮到外地去采购大米分给大家，大约这样渡过了两三个月，经济才逐步活跃起来。

二是燃料、电力严重不足。生产的一个关键就是电力，当

时自备电厂虽有两台**1200KW**透平发电机，但因煤炭无来源开不起来。向山矿场的两台**100**马力柴油发电机的功率虽然暂时够用，但自备电厂如不发电，并下生产的安全问题就没有可靠的保证。于是我们与工人、技术人员一起研究想办法，采取各种措施确保生产安全，同时派员去联系运煤炭，就这样保证了复工复产的需要。

三是设备严重损坏。恢复生产初期，井下排水用的水泵经常告急，严重威胁着采矿生产和矿井的安全。因水泵是井下作业的主要设备之一，水泵出问题，几分钟之内地下水就会淹没工作面，酿成严重事故，而当时仅有的一些水泵都是日本人遗留下来的老牙机，急待更新，但当时却无处订购。军代表王耀堂同志组织郁曾鑫等工程技术人员研究自己制造水泵的方案，并从无锡请来几位翻砂工老师傅帮助铸造水泵叶轮，委托上海华成电机厂定制**100KW**的电动机，两个月后电机由上海运回与水泵组装好，由杨兴全、张德宝等同志在自备发电厂进行试车运转，日籍工程师野岛也参加了试车工作，经测定这三台5寸7级**100KW**的水泵的技术性能完全合格，同日本日立生产的一样。这一举成功大长了我们自力更生的志气，不仅解决了生产的急需，而且为后来解决其它设备问题闯出了路子，后来随着生产发展的需要，又相继制成了空气压缩机、钻探机等设备，其中**150M、300M**的钻机，不仅满足了我们自己地质勘探的需要，还支援了外省市兄弟单位。由于全体职工的齐心协力，生产四、五个月之后就达到了一般水平，第二年硫铁矿的产量就达到十四万吨，超过了历史最高水平。

在恢复生产经济情况逐渐趋于好转的情况下，为了解决矿区人民的生活必需，一九四九年下半年，我们组织马矿工人